

每依北斗望京华

一铲文摄

“夔府孤城落日斜，每依北斗望京华”。杜甫的诗，无意嵌入宁波城西的地名，北斗河、望京路。

望京路，是宁波西城墙拆除后改建形成的一条路；北斗河，原是城墙外的护城河。

“望京”二字来自望京门，曾经的宁波西大门。很多城市都有这个地名，朝着京城的方向。家国情怀，在传统士大夫心中，向来是重要的。

讲望京路、望京门，不得不说城墙，讲罗城，谈唐宋明州城的格局。这些，随着上世纪宁波老城的拆除，已经很难被还原和想象了。

还好，有一些老照片，记录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宁波城市的样子。幸运的，其中便包括望京门和宁波城墙的雄伟英姿。



今天的北斗河与望京路。



王之祥摄影集里上世纪30年代的望京路。

二院、发电厂及其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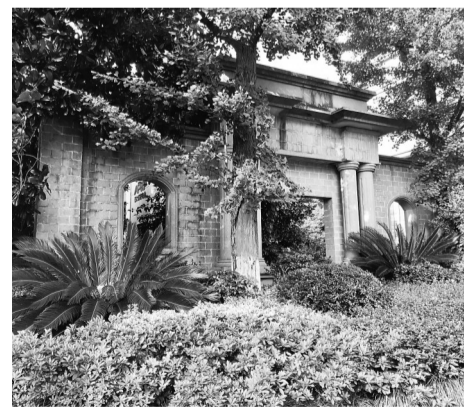
1929年，在“堕城垣，兴市政”运动中，宁波老城六道城门，东北东渡门、正东灵桥门、正南长春门、正西望京门、西北永丰门、北门和义门，以及城墙，在同一时间被拆除。1933年，沿城基筑马路，望京路成为宁波第一条环城马路（长春路—望京路—和义路—江厦街—灵桥路）之西北段。文革时期曾与长春路北段合并改称长征路，1981年改为原名。

对望京路来说，曾经的几十年，除了老效实的记忆，还曾云集着众多大型工厂。

比如，1914年12月建成的宁波发电厂，1954年改为公私合营宁波永耀电力公司。王之祥先生的摄影集中，有一张上世纪30年代的老照片，拍下过发电厂的样子。比如，宁波毛纺厂，原名羽毛制品厂，生产鸡毛刷，靠手工操作。1969年改变生产方向，生产氨纶毛线，1976年改为宁波毛纺厂。还有光学仪器厂、前卫电机厂、工人大厦等。

整条望京路，唯一没有迁址的“钉子户”是宁波第二医院。1843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原道教场所“佑圣观”始设诊所。1875年，传教士白保罗接替玛高温，并从“佑圣观”迁址到北门城墙外的姚江边。1915年，第三任院长兰雅谷将其改名为“华美医院”，也就是第二医院的前身。在建造新住院大楼过程中，正好碰上拆城墙运动，几番周折，医院取得了城墙地基的合法使用权，并用质量极好的城墙砖建起了住院楼。无怪有人说，如今想看宁波的罗城，只能到这1930年建成的楼里转转了。

今天的望京路，南起西门口，与长春路相连，北至北郊路口，与永丰路相接，濒临北斗河东岸。2012年，有文保人士在工地发现望京门遗址城砖，经市考古所抢救性挖掘，除城墙外，还发现了东汉至六朝遗存，如今正在就地建设考古遗址公园。



望京路边花坛里的效实中学“门头”，仅作参考示意。

通往京城的路

望京门有张“标准照”，出自英人Alexis Sidney Krausse所著的《CHINA IN DECAY》(1898年版)，是从望京桥上拍的望京门。

这张照片可看到望京门有陆门，行人可通过瓮城进入城市；也有水关，使西塘河与月湖水系相通，商旅可驾船经过。这与《宁波旧影》一书中，一张标注为“西水关”的照片互为印证。

望京门的水门自宋朝便有名，《宝庆四明志》特别记录了“回城门凡十，西曰望京门，有水门通漕运，旧名朝京”。西门，是通往京城最近的路。时人沿着西塘河，也叫后塘河、官塘河，一路向西，沿浙东运河过余姚、上虞、绍兴，抵杭州，接京杭大运河。

没有高速、飞机的时代，运河便是串联整个国家的交通大动脉。故而在申遗时，望京门曾一度被认作运河的南端。

这样的认定不是没有道理。至少在一代又一代行色匆匆的墨客心中，望京门是个标志性的存在。宋人陈著眼中，望京门代表着离愁别绪，“望京门外，怕见催发，东门行马”，是他的词。明人张得中从宁波出发去北京做官，将两个月的行程写成长诗《北京水路歌》，起首一句“四明古称文献邦，望京门外西渡江”，代表他的兴奋与骄傲。

对无意流浪至此的朝鲜人崔溥来说，宁波城门的“奇观胜景”让他眼花缭乱，慌忙中甚至记错了北门与西门。而晚清一位外国学者写下的手记片断，则要冷静一些，“沿着古老的西塘河官道泛舟东行，过了高大的、有着三个拱券的大脚桥，宁波望京门城楼景象已然越来越清晰了。大脚桥以东，是石板平桥望京桥。由于西塘河是宁波前往绍兴、杭州方向的重要水道，舟楫繁忙，于是虽为平桥，望京桥却造得非常之高，以便较大的船只通过……”

宁波老照片收藏者“水银”整理的老照片中，有两张望京门上西望的照片，西塘河上，高挑的三孔石桥依序排列，桥拱之高甚至于屋顶相平，始信“航舶过往风帆不落”的记载是真的。

永远的望京路1号

随着运河时代的结束，望京水门的历史使命走向终点。

进入20世纪之后，“望京”二字的记忆点，移向别的地方，比如1912年成立的效实中学。因为长期占着“望京路1号”的门牌，在1999年秋季搬迁之前，老效实的荣光与望京路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效实中学的前身是卢鸿昶等人于1904年创设的宁波育德初等农工学堂，本身是一座有故事的学堂。宁波西门城墙下，曾为“堕民”聚集地，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，世代只能从事最低下的职业，子弟虽有才智，也不准求学入仕。

宁波名士、著名教育家陈训正与其友卢鸿昶怜惜其遭遇，偕同省内名绅联名呈报朝廷，请旨开放“堕民”，得到允准。光绪三十年(1904)，由卢洪昶出资，陈训正任堂长(校长)，在盘诘坊创办了育德初等农工学堂。陈训正自编教材，首先开展“人格教育”，并亲自撰写学堂校歌，“堂堂亚东，泱泱大风，四明佳气，横青葱，问越中子弟，谁人不是文明种……”至1911年，学堂毕业三届学生，培养了不少人才。

效实中学则由钱保杭、陈训正、陈濂夫等人在育德学堂旧址上创立，最初目的是创设一所中学，“以施实学为主旨，作鼎革之先声”。草创之初，教学艰难，但教职员工都是饱学之士，不慕荣利，安于清贫，奠定了效实中学的传统教风。

校舍的扩建，如后来学子念念不忘的中山厅、集思舍、益三舍等等，都是校友捐钱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步兴建起来的；而健身房、体艺馆等建筑，则是在校学生用历年自办伙食的积余，集腋成裘，自行兴工建造的；仪器室和图书馆，也是由毕业学生捐赠，添置起来的。

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辉煌，1999年，效实中学搬迁至白杨路，老校舍除了门口的两棵银杏再无往日痕迹。直到今天，效实中学校友群仍执着地叫“望京路1号”，好像在怀念无法割舍的过往。

参考文献

《人物·事件·记忆：浙江辛亥革命遗迹图考》
《宁波效实中学》李庆坤
《优雅惬意望京路》罗燕